

昆洛 著

南洋泪

四部曲

第一部

春风秋雨



一部诉说闽南华侨家族
近六十年变迁的史诗级作品

书写不幸中的道德坚守，
展现苦难中的人性光辉

中国华侨出版社

南洋泪

四部曲

第一部 春风秋雨

昆洛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洋泪：四部曲 / 昆洛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7.7
ISBN 978-7-5113-6909-3

I . ①南… II . ①昆…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51960 号

南洋泪：四部曲

著 者 / 昆 洛

责任编辑 / 桑梦娟

责任校对 / 高晓华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 92 字数 / 1605 千字

印 刷 /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6909-3

定 价 / 184.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 64443051 传真：(010) 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此书献给几个世纪以来，那些苦斗于南洋的，无论是在艰难困苦、饥寒交迫之中抑或是在事业有成、腰缠万贯之时，都对故国以及侨居地怀着深沉执着、世代相承之爱的晋江人（包括活着的以及逝者的魂灵）；献给在漫长的岁月里如乳娘般哺育了一代代晋江华侨的淳厚善良的菲律宾人民。

大马哈鱼母亲

——代序

上个世纪的最后一个春天，我应哈尔滨朋友之邀，到东北边陲旅行，那时候我正酝酿着创作《南洋泪》。当我对那里的友人谈起了我将在这部作品里写到的关于我的祖母、我的母亲——我的晋江侨乡的一代代番客婶的故事之时，一位在座的赫哲族女孩竟嚤嚤啜泪抽泣了起来：“你所说的这一些，使我想起了我们乌苏里江的大马哈鱼；那条江里的大马哈鱼母亲……你应当去看看，现在正是时候，你将会看到一些催人泪下的情景，如果你愿意，我们明天就动身。”

第二天早晨，我们从海伦出发，越野吉普在当年被称为北大荒的莽原上奔驰着。此时正当暮春四月，冬眠后的黑土地已经苏醒，可大路两旁飞奔而过的树群，树梢上似乎还带着一些残雪。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向我们迎面扑来，我们走了很久很久，直到落日西沉的时候，车子才停了下来。

这是一个镶嵌在地平线深处的小村落。

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这个村落的名字。

我是在第二天上午，才知道这个村落所傍着的那条河叫乌苏里江。虽然我投宿的这个村落离乌苏里江还有一箭之遥，可那个晚上我却已感应到那条江的气息，感应到那条江潺潺流过黑土地的声音。

我们在晨曦中朝大江走去。

这是个乍晴还雨的季节，空气中带着浓浓的水汽。

平原上的河流，大都是和缓而恬静的。平静的河水从遥远的地平线上漫过暮春的晨雾，徐徐而至。雾中的江面上，甚至见不到一丝涟漪。

我随着她的脚步，在平静的河滩上走了许久许久。我们是朝着河的上游走去的。我不知道她将我带到哪里，可是我们事先已在海伦说好了，她是要带我上乌苏里江看大马哈鱼的。

什么时候才能见到这种鱼呢？我在心里问。

“会的，会看到的！”她头也不回地说。她走在我的前头，但她显然已猜到我着急的心情。

我们终于在一处江湾里停下脚步，我看到那江湾里泊着一叶小舟。

“你会水吗？”她在跳上小船时这样问我。

“你忘记了我是南方的海边长大的吗？”

“那就好，上来吧。”

我随即也跳上船去，那一叶小舟还在激烈摇晃之中，她却已荡起了双桨，船头犁开宽阔的水面，朝江中摇了过去。

小船很快便融入了江中的雾霭里，两边的河岸渐渐隐去了。此时，船已到了江中，她便搁下手中的双桨，让船随着河水朝下游漂去。

虽然昨夜里下过一场雨，但江水却并未因此而湍急起来。

“会的，会看到的！”她再一次重复着那句话（我知道她指的是大马哈鱼母亲），同时，双眼在远近的江面上搜寻着。

“噢，有了，你看！”她突然高声地叫了起来。

随着她手指往前望去，我见到不远处的江面上，漾开几圈漩涡，那些漩涡正朝着江的对岸漂浮过去。她从容不迫地又荡起双桨，追随在那些漩涡后面。

后来，小船靠了岸，那是河的北岸。她跳了上去，把船拴在岸边礁石上，招呼我上了岸。

江面上的那些漩涡也正朝着岸边漂游过来。后来那些漩涡就停在了我们不远处的一个河湾里。

“那就是大马哈鱼！快！”她回头呼唤了我一声，便朝那个河湾飞跑过去。我紧随在她后面，在河湾里站住了。

雨后的乌苏里江，河水并不浑浊——这是北方平原上的一条河。透过缓缓的流水，我终于看到了漩涡下的那条大马哈鱼。这是一条纺锤形的大鱼，褐色的鱼身在水中从容不迫地游弋着。

“你看，这是一条母鱼，有数十斤重呢。”赫哲族少女说。

“你听到了它在呼唤吗？”她又说。

我茫然地望着她，摇了摇头。

“可是我们生长在乌苏里江边的人，能听到它的呼唤，它是在呼唤自己的儿女哪——你瞧，它有那么多儿女！它们来了！”她刚说完这句话，河

湾里突然躁动了起来。接着，水面上搅起了阵阵涟漪。于是，我看到了无数的小鱼涌向那头硕壮丰满的大马哈鱼。

“那都是它的儿女哪，你瞧，有成百上千哩！”赫哲族少女刚说完这句话，我的眼前便出现了一幕悲烈惨壮的场面：最先是紧靠着大马哈鱼母亲的那些小鱼张开嘴巴冲了过去，奋力一扭身子，从母亲身上撕咬下一口肉来，然后离开了母亲。它们刚退了下去，大马哈鱼身上的伤口还没来得及渗出血来，后面的另一群小鱼已围了上来，又朝母亲鱼身上撕咬过去……密密麻麻的小鱼们就是这样的周而复始，轮番咬啮着母亲身上的肌肉……

大马哈鱼身上终于渗出血来了……

湾外的江水缓缓地朝下游流去，而湾里的水却是平静的。过了一会儿，大马哈鱼的血在湾里漫开了，那是母亲鱼身上淌出来的血，殷红的血弥漫在平静的河湾里……

只是片刻工夫，那头大马哈鱼朝外的肉体已被她的儿女们啃光了，只剩下一副令人触目惊心的骨骼，而她的另一半身子，由于朝下搁浅在沙滩上，显然仍完好地保存着所有的肌肉。

那条母亲鱼还没有死去，她张开温情脉脉的眼睛，望着游弋在自己身旁的那一大群显然还处于饥饿中的儿女们——她的眼睛久久地张开着，甚至都没有眨动一下……

又过了一会儿，我的眼前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那条苟延残喘的母亲鱼，用最后的生命，艰难地翻动了身子，将自己的另一半完好的躯体——那一半还保存着肌肉的生命翻了上来。我发现她微微张开的嘴在抽搐着——那是呼唤儿女们围拢起来；那是在告诉儿女们母亲身上还有肉！

我看到密密麻麻的小鱼群又朝着自己的母亲围啄过来……

我看到那条母亲鱼张开的双眼里流露出来的欣慰的光芒——那是一种神圣的，至高无上的献身后的庄严的母性光芒……

那条大马哈鱼很快地就只剩下一副骨骼了；不，更确切地讲，还有她的眼睛。她身上的所有肌肉已经荡然无存了——包括她头上的那层皮以及鱼鳃——都已荡然无存了！

然而，她显然还活着！

——她仍然睁着眼睛，从那眼睛里，我仍然看不到一丝哀怨，一丝痛苦。我只看到一种从容不迫；看到了一种义无反顾；看到了一种死得其所

的满足。尽管天色阴霾，我却看到了她眼睛里的一种母性的光芒——因了看到这种光芒，我的心身激烈地战慄了一下！我久久地凝视着她的眼睛，我分明在那里发现一层泪水——她就这样张着那蒙着泪水的眼睛，带着无限眷恋的神色，目送着自己的儿女们离去了……

……从遥远的天际传来了忧郁的雷声，这沉闷的雷声一阵阵滚动过来，滚过苍空，滚过江面，又朝遥远的天际滚动过去……

雾又浓了许多，天与地，苍空与江面一时里更混沌了起来……

我已不能自己，我情不自禁地在这混沌的天地之间跪了下去——面对着那条母亲鱼的残骸，我在河滩上跪了下去……

我就这样跪在河滩上眼泪滂沱地恸哭起来……我为乌苏里江上这条母亲鱼而哭——它使我想起了我的母亲和我的祖母；它使我想起了在这条河的彼岸，在遥远的南国我的晋江故乡——在那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一代又一代的晋江番客婢。

——哦，哦哦，那些像乌苏里江这条母亲鱼一样活过又一样死去的侨乡女人啊……

……那时候，雨已经下得很大了，乌苏里江畔四月的雨，是透骨的寒冷，我就跪在那里，闭上双眼任凭雨淋着……

不知过了多久，我才发现雨已经停了下来。

当我睁开双眼时，才发现因了这场雨，江水已经漫到我跪着的膝盖上。而河湾里的水中，已见不到一丝血渍，那副母亲鱼的残骸也已不见了踪影……

而在我的身后，那位赫哲族少女也早已浑身湿透。她的刘海贴在额前，她的眼窝里盈着两汪水。我知道那是眼泪，不是雨水——雨水是冷的，而那两汪水分明是滚烫的。

从河湾里回来，赫哲族少女留我多住几天，而我却坚辞了。我要回去，是的，我要马上回去……

此时正当暮春，而我却已步入了人生的秋天，我要赶紧写，我必须赶紧将这部书写出来。

——为了乌苏里江里的这条母亲鱼。

——为了我的母亲……

——为了我的母亲……



目录

第一卷 | 生命的呐喊

- 第一章 生命 003
- 第二章 还是生命 010
- 第三章 生死之间 019
- 第四章 别了 043
- 第五章 叶落归根 054
- 第六章 一场梦救活一个人 061
- 第七章 一个善良的谎言 068
- 第八章 “张飞”守坟 084
- 第九章 驻菲总领事遗孀 097
- 第十章 公审 113

第二卷 | 母亲河

- 第一章 中秋 125
- 第二章 相思雀 141
- 第三章 另一个芳子 156
- 第四章 木村的婚礼 180
- 第五章 母亲啊，母亲…… 193

第三卷 | 番客婶·番婆

- 第一章 患难之交（上） 207
- 第二章 患难之交（下） 214
- 第三章 遥远的唐山 224
- 第四章 船开了…… 236
- 第五章 乡情 240
- 第六章 土地 249
- 第七章 月娘，番婆罗茜 257

第四卷 | 往事如烟

- 第一章 洗衣裳的女人们 267
- 第二章 抢水 272
- 第三章 出人命了！ 276
- 第四章 劫后之劫 278
- 第五章 解放了！ 287
- 第六章 归来 295
- 第七章 南洋媳妇（上） 301
- 第八章 南洋媳妇（下） 310
- 第九章 两个女人与二十七朵茶花 320
- 第十章 溜滨区委 327

第一卷



生命的呐喊

没有土地，便没有生命。
那配得上称为土地的，是母亲。

——题记

第一章 生命

/ — /

1947年正月，元宵节前夕，杨月珍做了一个梦：她梦见自己是一片土地，而一阵阵温暖的春雨正落在这片土地上，一颗可爱的种子浸淫在松软的土层下，正在膨胀着，它的胚芽正在勃起……

这时候，雨停了，春日柔和的阳光洒满了原野，那颗种子终于顶破了土层，在阳光下张扬起两片绿色的嫩叶——杨月珍在迷糊中发现那颗种子是从自己身上破土而出的，她能感觉到由此而来的剧痛！

终于，她完全清醒过来了——她清醒地感觉到了自己下腹部一阵阵撕心的剧痛，她显然是被痛醒的，她奇怪自己在梦中怎么变成了一片土地？

此时，沉寂的田野正笼罩着浓重的夜色，一阵阵雷声从空中翻滚而过，早春的雨在瓦片上沙沙作响。睡在隔壁房间里的朱秀娥在朦胧中听到儿媳那紧一阵、慢一阵的盖过雨声与雷声的呻吟，她大吃一惊，心中一震，所有的睡意全消失了……莫不是？她心中又惊又喜，一骨碌滚下床来，顾不上穿好衣裳，便奔进儿媳房中。

杨月珍在床上一会儿扭曲成一团，一会儿又浑身痉挛起来。床板在她的痛苦的翻滚中哆嗦着，而屋顶上雷声雨声却愈来愈急、愈来愈烈了。

朱秀娥连连擦断了几根火柴，终于点着了油灯。她跨到儿媳床前，只见杨月珍脸上挂满了黄豆般的汗珠。朱秀娥偎着儿媳坐了下来，轻轻地抹去了她额前的汗水。现在，她终于证实了，她多日来记挂着的那个时刻终于到来了！她慌忙解开手帕，把两片早已备下的高丽人参塞进儿媳口中：

“把它嚼了，咽下。”

见着儿媳的呻吟低沉下去，朱秀娥赶紧又泡过来一杯热腾腾的桂圆汤，一小匙一小匙地喂进儿媳口中。

而在此时，一股股微微发烫的黏液从杨月珍的下身淌了出来，漫过大

腿根部，濡湿了裤衩，流到床板上。

啊，破水了！

孩子还没有降临，便把羊水流尽了，那是“干”生，女人分娩最怕的就是干生啊！作为过来人，朱秀娥知道那是会痛死人的！

雷很响，雨很大，沉默了片刻过后，杨月珍再一次撕心裂肺地呻吟起来，她在呻吟中这样呼唤着：“子钟，子钟，你在哪儿啊……”

她在呼唤中这样呻吟着：“来啊，来啊，子钟，你来帮帮我吧，我们的孩子就要出世了，啊，子钟，你再不回来，我恐怕挺不过去了……”她就这样呻吟着、呼唤着，将十指深深地抠进棉被中，狠命地捏紧了绞在一起，她只能这样徒劳地抗击着临产前的剧痛。

见着儿媳妇痛苦万状的模样，朱秀娥急得手足无措，她只能这样安慰着儿媳妇：

“孩子，再撑住一会儿，天就要亮了。”她听到儿媳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便把手帕卷了起来，塞进她口中，“痛了，咬紧它，别光咬牙，别磨坏了牙齿……”她正说着，猛感到右手食指一阵锥心的痛，眼前冒出了金星——她的食指头来不及拉出来，便被儿媳妇连同手帕一起咬住了，而且越咬越紧。她感到一阵眩晕，然而，她终于没有把手指头往回拉——她只能这样与儿媳妇分担着产前的痛苦……

……我常常悲哀于我的母亲、我的母亲的母亲……悲哀于我们侨乡女人的不幸：多少世纪以来，当侨乡的男人在享受过两性间的欢娱之后，又匆匆地离乡背井，抛妻别母去了南洋。而他们的留在唐山的女人——那些苦苦地守着一座座老屋的妻子，却要独自承受着那短暂的欢娱所带来的一切痛苦与责任——那都是为着去了南洋的男人在自己身上播下的种子能够生根发芽！

侨乡的女人！她们在结婚的初夜见红的血，以及她们在分娩时见血的红——她们就是这样地以血的付出来承受着这一切！从十月怀胎到一朝分娩，还有……

……如果把侨乡的每一个侨户都比成一棵大树，那一棵棵大树之所以能够长年翠绿，那是因为那一棵棵大树浇灌的是一代代侨乡女人的血……

屋顶上沙沙的雨声已经中止了，不是雨停了，而是那雨之大，已说不出用什么声音可以形容，而夹杂在雨声中的雷声，更是要把天地都撕裂成碎片！

这样的夜晚，上哪儿去找接生婆？

这时候，在拨得很高的灯光下，朱秀娥看到儿媳高高鼓起的肚子下有个物件在蠕动，她忙侧过身子，腾出另一只手，然后，眼前看到的景象让她大吃一惊，差点昏厥过去——天哪，那是一只婴儿小巧的脚板，那是一只似乎还在冒出微微热气的胎儿的脚板！

天哪，那是一只脚板，而不是一颗脑袋——天哪，难道是难产！

在我们家乡，以这样的反常姿势降生的婴儿被称为“脚踏莲花”出世——多么美好而动听！而你想过吗，当你以这样的姿势来到人间之时，你的母亲往往正在生死线上挣扎！

朱秀娥把下唇抿紧了，用上牙紧紧地咬住了它，她要先让自己镇定下来，不让自己浑身哆嗦。她的一只手连同手帕还被儿媳咬在口里，她只能用一只手忙乱地摩挲着儿媳的小腹部，她深知，如果另一只小脚板还不能及时露出来，那就……

她不敢往下想！她不敢往下想……

她的眼前一片昏黑，她的那只手仍然反复地摩挲在儿媳的小腹上，同时轻轻而又茫然地摇晃着头。

在这个时候，大地猛然战怵了一下，一阵强烈的白光从门帘外，从窗棂上涌进房内，随之，房顶上又炸过一声雷鸣……

在这雷鸣电闪中，朱秀娥的眼前一亮……

她终于看清了，那是又一只婴儿的小脚！

后来，杨月珍的呻吟声低弱了下去，接着，从她的身下响起了一声婴儿的啼哭。那清脆高亢的哭声甚至盖过了满世界的雷声雨声——一个新生的生命，带着母亲身上的滚烫的鲜血，在严寒的冬季里，哭啼着，呐喊着，降生在这个小小的红砖小院里……

就这样，“林云昭”降生在林家小院——这个名字，是早在一个月前，远在南洋的林仁和与林子钟在来信中取下来的，信中说了：如果杨月珍生的是男的，就叫云昭；如果是女的，那就叫她们婆媳俩做主取个名字。

杨月珍的牙根无力地松开了——朱秀娥拉回了那团手帕，她的紧贴着

手帕的右手食指早已失去了知觉，从深陷进皮肉中的齿痕里，可以看到手指骨头，而那条米黄色的手帕已被血水渍红了……

人们常说，孩子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不，应当说，孩子是母亲身上扯下来的肉。一个女人，为了孩子的诞生，竟要承受着这种肉体被撕裂的剧痛；一个少妇，在她成为母亲的蜕变中，甚至要常常面对死亡。而在我们晋江侨乡，有多少番客婢，当她在即将成为母亲的那个神圣庄严而又痛苦万状的时刻——当她最需要那个播下这个生命种子的男人——她的丈夫在自己身旁的时候，他们却往往在遥远的南洋。她们只能以自己柔弱的生命呻吟着，呼唤着，孤独无助地承受着这种痛苦，完成这种蜕变。

……你既然嫁给了南洋的番客，你同时也就嫁给了孤独——这是命……

侨乡的女人是一片沉厚的大地，这是一片年年岁岁都在经受着犁铧耕耘的苦痛的大地；这是一片岁岁年年都在孤独地经受着种子破土之痛的大地，因了这样的苦痛，我们侨乡才有了生命的嫩绿！

/ 二 /

一个月之后，也就是林云昭满月的这一天上午，杨月珍的娘家兄弟，还有溜滨村的姑姑林仁玉，以及村邻好友们，都走进林家小院喝满月酒来了。小小的林家厅堂上一时挤满了客人。新当上祖母的朱秀娥，把林云昭抱了出来，在她当着众多客人的面，骄傲地掏出孙儿裤裆里的“小鸟”的时候，还心存余惧！她拍着孙子的小屁股蛋儿说：

“这只坏鸟儿，说来就飞来了，也不打个招呼，真把人吓得……”

是啊，回想起儿媳临盆的那一夜，朱秀娥还真是后怕呢！其实，自从杨月珍“身上有了”之后，作为婆婆的朱秀娥是一刻也不敢掉以轻心的。安胎、补胎，土方法、洋办法，她都用上了。作为过来人，她深知一个男人去了南洋的番客婢要怀上一个孩子是多么的不容易！就在儿媳妇临产的当天下午，朱秀娥还请来产科医生，医生走了后，她又叫来了村里的接生婆，洋医生和土接生婆都一口断定：至少还得两三天。没想到当天半夜，